

# 永恒的明灯

( 随笔 )

● 亦 云

“贞观 15 年(公元 641 年)春正月,正丑,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资治通鉴》这样记载了关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婚姻佳话以及因此促成的汉藏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

中国历史上,以公主或宗室之女王下嫁蕃邦国王和亲的事例,一般出于两种极端情形:一是国力衰弱,以和亲求全,以结好蕃邦;二是国力强盛,以和亲安抚边远之邦,意为赐婚。女性的美貌和柔媚,往往比武器利刃更显锋芒,可以波澜不惊之势缓和战场上的冲突,可化解种种仇恨的端倪。

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就是那种以亲戚关系来笼络感化疆外野民、宣展大国之威仪的最为令人赞颂的典范。

文成公主,原名李雪雁,祖籍山东,其父为江夏郡王李道宗。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将她从任城(今山东济宁)召至长安,被封为文成公主,以待远嫁吐蕃。

山东济宁因为出了孔子、孟子,而成为闻名中外、经久不衰的圣地。孔孟之乡,倍受瞩目的必然是圣人,况且古有“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训,即使贵为公主,也因其是女子常常会轻易地被人遗忘。一千多年以来,历史风云无数,对于小女子李雪雁,即使人们会想起她,赞美她,也只是因为当时她作为“和亲”的工具远嫁边陲,也只是因为她远嫁时肩负着的和睦邦交的政治任务。至于一个女人思想世界里的喜怒

哀乐、悲欢离合,以及她的苦难与牺牲、孤寂与忧虑等等无处倾诉的心路历程,有谁顾及些许呢?

任城--长安--拉萨,这一条漫长的成婚之路,其实就是不归之路。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女子,自然不会有政治家森严深厚的胸襟与抱负。她不知道在前方等待着自己的,是幸福还是灾难,是自己如花生命的热烈盛开还是悄然枯萎。惆怅、恐惧、彷徨、无助、忐忑、小心奕奕的期待等等的复杂心境之下,随着大唐的那只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从西秦之地寒冷的长安一路向西,向西,向着更加寒冷的陌生的西域前行。尔后,她更要只身面对那片洪荒寒冷的莽原,一个言语不通又桀骜不驯的民族,还有无法想像的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的孤单与孤寂。

所幸的是,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顶风冒雪的艰苦跋涉之后,终于告别了沿途风沙迷茫的荒凉景象,见到了水草茂盛、牛羊成群的美丽河源。最重要的是,当身着华美盛服的文成公主出现在松赞干布的面前时,驰骋高原的吐蕃王惊为天人,立即倾心不已。来自中土的金枝玉叶,如此神态端庄,气质高雅,与原始质朴的吐蕃女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相逢的瞬间,丝丝喜悦也迅速地飘过了文成公主略带忧郁的双眼,淡淡的红霞更悄然照亮了她矜持的神态。松赞干布虽然被高原的烈日和狂风塑造得黝黑而粗犷,但衬着他高大健壮的身材和眉宇间流露出来的豪爽之气,显得分

外英武。松赞干布——本意为伟大、正义、博学,而他正是这样一个雄姿英发的英雄,骁勇强悍的领袖。能与这样一个男子生死相守,该是一个女子多么千载难逢的福分啊!

当送亲和接亲的队伍前呼后拥、威风八面地进入逻些城(今拉萨)时,当盛大的婚礼锣鼓喧天地进行时,当看着为了自己而专门换上汉族袍带的松赞干布深情的目光时,文成公主踏着脚下这片无限辽阔的高原,那曾经不安、惶恐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并在心底默默许下了以情以命相许、以吐蕃为家的终生不渝的誓言。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她正是以无私、博大而又持久的爱去实践了她所许下的如此珍贵、厚重、真实的誓言的。

文成公主以款款柔情善待松赞干布,使得这位生长于荒蛮之地的吐蕃国王深切体会到大唐汉族女性高尚的修养与脉脉温情。由于他对公主的备加珍爱,她的一些建议也会尽力采纳。文成公主凭着自己的知识和见地,细心体察吐蕃的民情,然后作出各种合情合理的建议,协助丈夫治理这个地域辽阔、民风古朴的国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吐蕃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而称霸西域,成为大唐王朝在西边的最有力的屏障。

自然,强烈的高原反应,加上对亲人与故乡的思念,文成公主也曾度过了无数个凄泪湿枕的无眠之夜。她常常想起富饶美丽的大唐帝国,想起充满治国

智慧的太宗皇帝,想起博学多识的父亲,想起手足情深的兄弟姐妹。可她的思念也同时转化作了与雪山共存、与江河齐舞的爱,如阵阵甘露滋润着高原上粗犷纯朴、情深谊重的人民,滋润着凸兀肃穆的雪山,滋润着洁净清冽的圣洁湖泊,还有在无垠高原上奔跑着的有如大海波涛般的野生动物群以及如泣如诉的驼铃声声……

或许,女人注定要承受更多的苦难,尤其是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女人。公元650年,年仅三十四岁的松赞干布病逝,一下子就将文成公主推进了痛苦的深渊!我们无法考证她当时的深深创伤,可是背井离乡的她,在永远失去故乡与家人之后,又永远地痛失了唯一的、曾经如此相知相爱的亲人!她要有怎样的力量来面对未来以及无法弥补的伤痛?

此后的岁月里,文成公主将丧夫之痛深深地埋入心底,在这片丈夫所挚爱的土地上整整生活了三十年。事实证明,她并不是如人们所想的苦熬日子,而是在爱与生命的不断升华中度过了那漫长的、意义非凡的岁月。对于丈夫那种超越时空界限的爱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发深远绵长,并全部化作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民的热爱与扶助。

在中土,文成公主几乎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各种皇家官方的史书上,对她的生平事迹也仅仅是略见一斑。而在西域大地上,她的音容笑貌,她倾其一生带给这方水土和人民的热爱、柔情、温暖和情谊,却早已融入千年不化的冰川雪山之上;已永远汇入四季清冽的雅鲁藏布滔滔江水之中;已如圣山圣湖一样深深扎根于西域高原以及世世代代高原人民的心灵深处。

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初春,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开始,到唐高宗咸亨元年出兵征讨吐蕃为止,漫长的三十年岁月里,由于文成公主的博学多才,极大地影响了吐蕃国的开化与发展。不但巩固了唐朝的西陲边防,更把汉民族的文化传播到西域,为汉藏文化交融及睦邻邦交推进奉献了一生。可惜的是,唐高宗最终不能善加利用,轻易挑动了战争,造成了吐蕃军队连年进犯大唐边境、双方陷入敌对形势的不可收拾之局面,也使得文成公主苦心营造的和睦局势嘎然中止,实在令人扼腕长叹!

然而,文成公主受到吐蕃官民的敬仰与爱戴并不因与唐朝关系的疏远而锐减,公元680年,她怀着对吐蕃及吐蕃人民无限的留恋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逝世引起了所有吐蕃人民的哀痛与悼念。在西藏,到处是为她而设立的庙祠,香火缭绕,哀思不绝,她永远被西藏人民奉为神明。

女人常常被喻为水,那么文成公主则是水的另一种状态。她应该是西域高原上最纯净、最透明的雪或冰棱,默默地闪烁着太阳与星月的夺目光辉,无私、温暖如永恒不灭的明灯。

(作者单位:广西大化水电总厂)

## (散文)

# 怀念外婆



●王和春 章小芳

生命的源头已经很遥远了,我只能看到一位陪伴我度过童年的老人。她永生在我童年的那份记忆里。许多年以后,我发现我和她在许多地方竟然那么相象,她的生命有一些成分像是融进了我的生命里。我只能改变着那些不是我的部分。

她就是我的外婆。

我出生以后,外婆就从老家来到我的身边。老家离母亲所在的学校不远,沿着一条叫“戴家河”的小河边就能走来。河水很清澈,路边开满了淡蓝色的豌豆花和夏天里的地丁花。外婆会在河边放下她的蓝布包袱歇一会儿脚,用小河水的水洗一洗脸上的风尘,蓝布包袱里包着几件衣物和一条薄薄的红被子,它们是外婆的日常用品和她一生的财产。

外婆带着我吃饭、睡觉,我们成了朋友。外婆不识字,但记忆力天生就好。她能讲许多故事,三国水浒、红楼西游、民间传说、妖魔鬼怪,她都能讲,好多人物情节她都能背诵。外婆讲故事的时候盘膝而坐,目光遥远地望着,脸上的皱纹很慈祥很光彩。讲着讲着她会合着手唱起来。所以,后来我让她讲故事都说成让她唱故事。

外婆讲故事的神情仿佛是在述说自己的经历。

有了弟弟妹妹之后,母亲几乎顾不上我了。我便依附到外婆的身边,成了外婆最爱的孩子。我们之间有一种互相依赖互相保护的友情。母亲生气打我时,时常是外婆用她的两手遮护着我。有两年经济困难,饭桌上的饭越来越少。外婆便把没有“吃完”的饭攥在手里,用衣袖遮着带回我和她住的房间再让我吃。外婆是一个讲真话的人。学校里的校长曾问她过去的的生活是不是没有现在好时,外婆